

泥土墙

1980年代的乡村，到处可见这泥土墙，那时贫穷的乡下人家，垒砌院墙，还舍不得用砖，因为那样的砖墙造价太大，所以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在使用这泥土墙。首先，这造墙用的泥土到处都是，获得原材料十分方便，其次，就是这泥土不用钱，自己的地里，或是房前屋后的土疙瘩，都能当做取土的地方，那时的人们，不只是垒砌院墙用这泥土，就是造房子，也使用这泥土，我儿时祖父祖母住的房子，就是用这泥土做成的。

那时不管是盖房子，还是垒墙头，取土和泥时，都要往里面掺上一些稻草之类的秸秆，唯一的，就是为了增加这泥土的韧性坚固性，使得垒砌起来的墙头更加结实，不至于轻易倒塌。

至于那时的房子，则在最底层，也就是地基处，使用一些砖头，垒砌到离地面一米左右，就可以改成这泥土了，这样的房子，也算是坚固，祖父说我们老家的这座房子已经住了二十多年了，依旧不漏风不漏雨的。

想想那时的乡下人吧，白天在泥土上行走，在泥土里干活，回家围着泥土砌成的灶台吃饭，晚上住在泥土盖成的房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还会在自己的屋子里盘上一眼土炕，到了冬天，生起火的土炕，冒出来的热气儿，都带着浓浓的泥土味道。

在我的记忆里，那挂满了红辣椒、白色的蒜，还有一串串黄澄澄的玉米的墙头，就是一幅经典的田园乡村画，试问，在哪个从乡下走出来的人的心目中，没有珍藏着这样一幅画呢？对于泥土墙来说，这辣椒大蒜和玉米，是他最美的饰物，也是他心中最大的宝啊！

乡下的土墙总是那样低矮，似乎只要你一抬腿就能轻易跨过去，是的，在乡下朴实的民风里，乡亲与乡亲之间，是从不设防的，他们心与心之间没有藩篱，于是，看似一道土墙隔开的两户人家，其实啊，东家可以听见西家的鸡鸣，西家可以听见东家的犬吠，鸡犬相闻的田园乡村，就这样伫立在乡下。

儿时的我们，总是喜欢看那些大人们和泥砌墙，人们常说“烂泥扶不上墙”，可是在乡下泥瓦匠的手中，这一滩滩烂泥，就成了站立着的墙头，他们不停地和泥，不停地垒砌，不停地夯筑，当他们的汗水将衣服完全打湿时，一道土墙就站立起来了。

岁月的脚步走过，总会有

一些东西破败下来，比如这乡下的泥土墙，在乡下那些没有了人住的农家小院里，总会有那些一截截一段段的残存的泥土墙，虽然一部分倒了下来，但是残存的那部分，依然坚实依然厚重。看着他们那苍老的样子，如同面对一位历经风雨历经岁月沧桑的老人，那些沧桑里，全是故事啊！

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好，那些泥土墙也就越来越少了，我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也一定会退出历史舞台，成为那代乡下人心中的一个集体记忆，但我们永远也忘不了这造价低廉简简单单的泥土墙，为我们遮风挡雨，为我们那段艰苦的岁月，留下最温暖最甜蜜的回忆。

记忆中的泥土墙，就是一幅永不褪色的画，挂在乡下，挂在关于故乡的点滴记忆中，繁衍着无限的温暖，和无穷无尽的土味儿乡愁……

老 树

生长在乡下的这些老树，似乎就是乡村的标配！

似乎只有这些经历过沧桑世事的老树，才配和这村庄站在一起，它们彼此之间不需言语，却是无可替代的知己。有老树的村庄，才让人内心觉得踏实。

在我的老家，就有数不清的老树，几十年的，甚至几百年的，几乎处处可见，乡亲们爱护树，所以它们就这样在村庄里一直生长着，和乡亲们一起经历过岁月的风风雨雨。

在这众多的树木中，要说最有故事的，还要说那槐树了，不知是不是和这个槐树的“槐”字有关，一个“木”字挨着一个“鬼”字，所以就有了那么多关于鬼灵精怪的故事，在我们儿时的记忆中，早已记不清有多少次在这大槐树下听白胡子老爷爷讲那吓人的但还十分引人入胜的鬼故事了。

要说这老槐树的具体年龄，别说我们了，就是爷爷也说不清楚了，爷爷说，他刚记事的时候，就开始在这里玩耍了，那时的老槐树就是枝繁叶茂，要几个小孩子才能抱得住。如今，老槐树的树身中间已经中空，露出一个大大的圆洞，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它的生命，它依然是那样的郁郁葱葱。

爷爷说，三十几年前，这老槐树上还出现过一次奇景，那就是它的一半树身枯萎死亡了，而另一半树身依旧是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村里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个个赶来看热闹，那些迷信的人，还虔诚地跪在老槐树的下面，不停地烧香磕头，就这样过了大概一个



月光城 随笔

村庄书页

姜利晓

月的时间，老槐树死亡的那部分，又渐渐地生出了绿意，经历过几百年的老槐树，在乡亲们眼前，上演了一幕真实的起死回生，这样，原本对这老槐树神奇抱着怀疑态度的人，对它的神奇，不敢再怀疑半分了。

其实，对于村里土生土长的人来说，这老槐树就是故乡的象征，就是故乡的代名词啊！譬如我，离家这么多年来，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故乡，想起故乡，就会最先想起这棵老槐树，其实，我和它一样，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埋藏着我们共同的根。

如今，老槐树依旧是春发芽夏生长秋落叶冬休养，它用自己遮出的荫凉，给忙碌一整天的乡亲们，提供一个闲话家常的所在，也给那些鸟儿，提供一个安家的巢穴，一个安身立命的家园，有老槐树在，那么多的心灵，得到安宁。

其实，从外面每次归来，我都会远远地看见这棵老槐树，那硕大的树梢，和低矮的村庄，和谐地站在一起，构成一幅经典的《故乡图》，挂在每个游子的心头，挂在每个游子的思乡梦里，真的，忘不了离开故乡时，向着村庄，向着老槐树回望的那一眼，就是那一眼啊，老槐树和故乡，就一起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

大铁锅

我说到的大铁锅，是那种似乎只有在乡下才能见到的大铁锅，用生铁铸成，直径约六七十厘米，一般都稳坐在砖头垒砌成的土灶上，一日三餐地烹煮着乡下人家的日子，经过日久年深的烟熏火燎，大铁锅的底部，都是墨汁一般的黑色，而它的正面，那张张开的大口，摆出一副似乎永远也吃不饱的样子，让人记忆犹新。

1970年代，那时的乡下人家，家家户户的孩子都特别多，别说三代四代同堂了，父母加上孩子，就是七八口人的家庭，且比比皆是，所以吃饭就得用这样的大铁锅，否则一锅饭做出来，不够一家人吃的呀！

我家姐第六人，加上父母，一共是八口人，八口人的饭，就要靠这口大铁锅做出来了。那时，我能做的就是帮助母亲劈柴烧火，一手将劈好的木柴放进炉膛，一手拉着风箱，就这样听着那呼呼的声响，大铁锅里的水，不一会儿就开锅了，熬小米粥，熬玉米粥，煮饺子

下面条……不管是怎样的饭，只要是出自母亲之手，都会被我们狼吞虎咽一番，一向勤劳的母亲，将乡下人原本艰苦的生活，调和得也有滋有味，现在想起来，心中全是暖暖的感觉。

母亲围绕着这个灶台，围绕着这口大铁锅，转了一辈子，几十年的光阴下来，家里的大铁锅，也用坏了好几个，每一个大铁锅上，都印着母亲的印记。大铁锅黑黑的锅底上，那些烟熏火燎的痕迹，不就是这人间最真实的烟火味儿吗？

我在城市里生活的这些年，脑子里想起故乡时，总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家庭妇女，在围绕着灶台，认真地做着饭菜，灶膛里炉火正旺，灶台上的烟卤里，一缕炊烟正在袅袅升腾……多么真实的人间烟火，多么亲切的美丽家园啊！

铁勺碰击着铁锅，发出清脆的响声，这声音是独一无二的，似乎只有这样的撞击，才能碰撞出这样的声响，乡下人的日子，就这样叮叮当地过着，而且过得有滋有味，热热闹闹。那些土著一般的鸡鸭鹅猪牛羊，听到这响声，就知道自己的口福快来了，能吃上一些剩饭剩菜，喝上几口泔水，也算是一种享受了。看它们狂欢乱叫的样子，真叫人激动啊！

和城里人家的锅不一样，乡下的大铁锅，更多的时候烹制的是乡下的五谷杂粮，即使是蔬菜，也是自家地里种出来的，就是用来烧火的柴草，也是从自家的地里弄来的，所以这大铁锅做出来的农家饭菜，就有了更多的乡土气息，吃着这带着浓浓泥土味和草木气息的饭菜，我们的心都是安宁的，也是幸福的。

赶到乡下人家逢年过节的时候，这大铁锅里，也会阔气地炖上一大锅肉，炖猪肉的时候多，也有炖鸡肉的时候，炖鸭肉的时候，大火、大锅、大块的肉，咕嘟咕嘟的肉汤，飘飞的香气，现在想起来，还是会忍不住流下口水……

在那么多的文学作品中，不知多少人多少次写道那一缕缕炊烟，你可知，炊烟之下就是这样的一口口大铁锅啊，而这大铁锅里，装着的就是浓浓的乡愁的味道。

乡下的大铁锅啊，就是我们乡下人家最真实的锅碗瓢盆的日子……